# 紅樓夢/第03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## 第三十六回　繡鴛鴦夢兆絳芸軒　識分定情悟梨香院

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，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，心中自是歡喜。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，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，吩咐他“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，你老爺要叫寶玉，你不用上來傳話，就回他說我說了：一則打重了，得著實將養幾個月才走得，二則他的星宿不利，祭了星不見外人，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。”那小廝頭兒聽了，領命而去。賈母又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，使他放心。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，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，今日得了這句話，越發得了意，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，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，日日只在園中游臥，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，卻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，竟也得十分閒消日月。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机導勸，反生起氣來，只說“好好的一個清淨洁白女兒，也學的釣名沽譽，入了國賊祿鬼之流。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，立言豎辭，原為導後世的須眉濁物。不想我生不幸，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，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！”因此禍延古人，除四書外，竟將別的書焚了。眾人見他如此瘋顛，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。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，所以深敬黛玉。

閒言少述。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，忽見幾家仆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，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，自己倒生了疑惑，不知何意。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，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道：“這幾家人不大管我的事，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？”平兒冷笑道：“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？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頭，如今太太房里有四個大的，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，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幾百錢。如今金釧兒死了，必定他們要弄這兩銀子的巧宗兒呢。”鳳姐聽了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倒是你提醒了。我看這些人也太不知足，錢也賺夠了，苦事情又侵不著，弄個丫頭搪塞著身子也就罷了，又還想這個。也罷了，他們幾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，這是他們自尋的，送什麼來，我就收什麼，橫豎我有主意。”鳳姐兒安下這個心，所以自管遷延著，等那些人把

東西送足了，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。

這日午間，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東西呢，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：“自從玉釧兒姐姐死了，太太跟前少著一個人。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好，就吩咐，下月好發放月錢的。”王夫人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依我說，什麼是例，必定四個五個的，夠使就罷了，竟可以免了罷。”鳳姐笑道：“論理，太太說的也是。這原是舊例，別人屋里還有兩個呢，太太倒不按例了。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。”王夫人聽了，又想一想，道：“也罷，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，不用補人，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。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，沒個好結果，剩下他妹妹跟著我，吃個雙分子也不為過逾了。”鳳姐答應著，回頭找玉釧兒，笑道：“大喜，大喜。”玉釧兒過來磕了頭。王夫人問道：“正要問你，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？”鳳姐道：“那是定例，每人二兩。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，共是四兩，另外四串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可都按數給他們？”鳳姐見問的奇怪，忙道：“怎麼不按數給！”王夫人道：“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，說短了一吊錢，是什麼原故？”鳳姐忙笑道：“姨娘們的丫頭，月例原是人各一吊。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，姨娘們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，人各五百錢，每位兩個丫頭，所以短了一吊錢。這也抱怨不著我，我倒樂得給他們呢，他們外頭又扣著，難道我添上不成。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，怎麼來，怎麼去，由不得我作主。我倒說了兩三回，仍舊添上這兩分的。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，叫我也難再說了。如今我手里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。先時在外頭關，那個月不打饑荒，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。”王夫人聽說，也就罷了，半日又問：“老太太屋里幾個一兩的？”鳳姐道：“八個。如今只有七個，那一個是襲人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就是了。你寶兄弟也并沒有一兩的丫頭，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。”鳳姐笑道：“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，不過給了寶兄弟使。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。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，裁了這一兩銀子，斷然使不得。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，這個還可以裁他的。若不裁他的，須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個才公道均勻了。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，每月人各月錢一吊，佳蕙等八個小丫頭，每月人各月錢五百，還是老太太的話，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。”薛姨娘笑道：“只聽鳳丫頭的嘴，倒象倒了核桃車子的，只聽他的帳也清楚，理也公道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姑媽，難道我說錯了不成？”薛姨媽笑道：“說的何嘗錯，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。”鳳姐才要笑，忙又忍住了，聽王夫人示下。王夫人想了半日，向鳳姐兒道：“明兒挑一個好丫頭送去老太太使，補襲人，把襲人的一分裁了。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里，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。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，也有襲人的，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，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。”鳳姐一一的答應了，笑推薛姨媽道：“姑媽聽見了，我素日說的話如何？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。

”薛姨媽道：“早就該如此。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，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，說話見人和氣里頭帶著剛硬要強，這個實在難得。”王夫人含淚說道：“你們那里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？比我的寶玉強十倍！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，能夠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，也就罷了。”鳳姐道：“既這麼樣，就開了臉，明放他在屋里豈不好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那就不好了，一則都年輕，二則老爺也不許，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，縱有放縱的事，倒能聽他的勸，如今作了跟前人，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。如今且渾著，等再過二三年再說。”

說畢半日，鳳姐見無話，便轉身出來。剛至廊檐上，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，見他出來，都笑道：“奶奶今兒回什麼事，這半天？可是要熱著了。”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，跐著那角門的門檻子，笑道：“這里過門風倒涼快，吹一吹再走。”又告訴眾人道：“你們說我回了半日的話，太太把二百年頭里的事都想起來問我，難道我不說罷。”又冷笑道：“我從今以後倒要干幾樣剋毒事了。抱怨給太太聽，我也不怕。糊涂油蒙了心，爛了舌頭，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，別作娘的春夢！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。如今裁了丫頭的錢，就抱怨了咱們。也不想一想是奴幾，也配使兩三個丫頭！”一面罵，一面方走了，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瓜，又說了一回閒話，各自方散去。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，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，黛玉回說立刻要洗澡，便各自散了。寶釵獨自行來，順路進了怡紅院，意欲尋寶玉談講以解午倦。不想一入院來，鴉雀無聞，一并連兩只仙鶴在芭蕉下都睡著了。寶釵便順著游廊來至房中，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，都是丫頭們睡覺。轉過十錦槅子，來至寶玉的房內。寶玉在床上睡著了，襲人坐在身旁，手里做針線，旁邊放著一柄白犀塵。寶釵走近前來，悄悄的笑道：“你也過于小心了，這個屋里那里還有蒼蠅蚊子，還拿蠅帚子赶什麼？”襲人不防，猛抬頭見寶釵，忙放下針線，起身悄悄笑道：“姑娘來了，我倒也不防，唬了一跳。姑娘不知道，雖然沒有蒼蠅蚊子，誰知有一种小虫子，從這紗眼里鑽進來，人也看不見，只睡著了，咬一口，就象螞蟻夾的。”寶釵道：“怨不得。這屋子後頭又近水，又都是香花兒，這屋子里頭又香。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長的，聞香就扑。”說著，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針線，原來是個白綾紅里的兜肚，上面扎著鴛鴦戲蓮的花樣，紅蓮綠葉，五色鴛鴦。寶釵道：“噯喲，好鮮亮活計！這是誰的，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？”襲人向床上努嘴兒。寶釵笑道：“這麼大了，還帶這個？”襲人笑道：“他原是不帶，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，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。如今天氣熱，睡覺都不留神，哄他帶上了，便是夜里縱蓋不嚴些兒，也就不怕了。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，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個呢。”寶釵笑道：“也虧你奈煩。”襲人

道：“今兒做的工夫大了，脖子低的怪酸的。”又笑道：“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來。”說著便走了。寶釵只顧看著活計，便不留心，一蹲身，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在，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，不由的拿起針來，替他代刺。

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，二人來至院中，見靜悄悄的，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里去找襲人。林黛玉卻來至窗外，隔著紗窗往里一看，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，隨便睡著在床上，寶釵坐在身旁做針線，旁邊放著蠅帚子，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，連忙把身子一藏，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，招手兒叫湘雲。湘雲一見他這般景況，只當有什麼新聞，忙也來一看，也要笑時，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，便忙掩住口。知道林黛玉不讓人，怕他言語之中取笑，便忙拉過他來道：“走罷。我想起襲人來，他說午間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，想必去了，咱們那里找他去。”林黛玉心下明白，冷笑了兩聲，只得隨他走了。

這里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，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：“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？什麼是金玉姻緣，我偏說是木石姻緣！”薛寶釵聽了這話，不覺怔了。忽見襲人走過來，笑道：“還沒有醒呢。”寶釵搖頭。襲人又笑道：“我才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，他們可曾進來？”寶釵道：“沒見他們進來。”因向襲人笑道：“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？”襲人笑道：“左不過是他們那些玩話，有什麼正經說的。”寶釵笑道：“他們說的可不是玩話，我正要告訴你呢，你又忙忙的出去了。”

一句話未完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。寶釵笑道：“就是為那話了。”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鬟來，一同寶釵出怡紅院，自往鳳姐這里來。果然是告訴他這話，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，且不必去見賈母，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。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，寶玉已醒了，問起原故，襲人且含糊答應，至夜間人靜，襲人方告訴。寶玉喜不自禁，又向他笑道：“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！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，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，又說在這里沒著落，終久算什麼，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。從今以後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。”襲人聽了，便冷笑道：“你倒別這麼說。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，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，只回了太太就走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就便算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竟去了，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，你去了你也沒意思。”襲人笑道：“有什麼沒意思，難道作了強盜賊，我也跟著罷。再不然，還有一個死呢。人活百歲，橫豎要死，這一口氣不在，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。”寶玉聽見這話，便忙握他的嘴，說道：“罷，罷，罷，不用說這些話了。”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，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，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，便悔自己說冒撞了，連忙笑著用話截開，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。

先問他春風秋月，再談及粉淡脂螢，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，又談到女兒死，襲人忙掩住口。寶玉談至濃快時，見他不說了，便笑道：“人誰不死，只要死的好。那些個須眉濁物，只知道文死諫，武死戰，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。竟何如不死的好！必定有昏君他方諫，他只顧邀名，猛拚一死，將來棄君于何地！必定有刀兵他方戰，猛拚一死，他只顧圖汗馬之名，將來棄國于何地！所以這皆非正死。”襲人道：“忠臣良將，出于不得已他才死。”寶玉道：“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，疏謀少略，他自己無能，送了性命，這難道也是不得已！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，他念兩句書窩在心里，若朝廷少有疵瑕，他就胡談亂勸，只顧他邀忠烈之名，濁氣一涌，即時拚死，這難道也是不得已！還要知道，那朝廷是受命于天，他不圣不仁，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。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，并不知大義。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，該死于此時的，趁你們在，我就死了，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尸首漂起來，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，隨風化了，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，就是我死的得時了。”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，忙說困了，不理他。那寶玉方合眼睡著，至次日也就丟開了。

一日，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，便想起《牡丹亭》曲來，自己看了兩遍，猶不愜怀，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，因著意出角門來找時，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，見寶玉來了，都笑嘻嘻的讓坐。寶玉因問“齡官獨在那里？”眾人都告訴他說：“在他房里呢。”寶玉忙至他房內，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，見他進來，文風不動。寶玉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，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，因進前來身旁坐下，又陪笑央他起來唱“裊晴絲”一套。不想齡官見他坐下，忙抬身起來躲避，正色說道：“嗓子啞了。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，我還沒有唱呢。”寶玉見他坐正了，再一細看，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划“薔”字那一個。又見如此景況，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，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，只得出來了。寶官等不解何故，因問其所以。寶玉便說了，遂出來。寶官便說道：“只略等一等，薔二爺來了叫他唱，是必唱的。”寶玉聽了，心下納悶，因問：“薔哥兒那去了？”寶官道：“才出去了，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麼，他去變弄去了。”

寶玉聽了，以為奇特，少站片時，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，手里又提著個雀兒籠子，上面扎著個小戲台，并一個雀兒，興興頭頭的往里走著找齡官。見了寶玉，只得站住。寶玉問他：“是個什麼雀兒，會銜旗串戲台？”賈薔笑道：“是個玉頂金豆。”寶玉道：“多少錢買的？”賈薔道：“一兩八錢銀子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讓寶玉坐，自己往齡官房里來。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，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。只見賈薔進去笑道：“你起來，瞧這個頑意兒。”齡官起身問是什麼，賈薔道：“買了雀兒你頑，省得天天悶

悶的無個開心。我先頑個你看。”說著，便拿些谷子哄的那個雀兒在戲台上亂串，銜鬼臉旗幟。眾女孩子都笑道“有趣”，獨齡官冷笑了兩聲，賭氣仍睡去了。賈薔還只管陪笑，問他好不好。齡官道：“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，關在這牢坑里學這個勞什子還不算，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，也偏生干這個。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，還問我好不好。”賈薔聽了，不覺慌起來，連忙賭身立誓。又道：“今兒我那里的香脂油蒙了心！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，原說解悶，就沒有想到這上頭。罷，罷，放了生，免免你的災病。”說著，果然將雀兒放了，一頓把將籠子拆了。齡官還說：“那雀兒雖不如人，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里，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！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，太太叫大夫來瞧，不說替我細問問，你且弄這個來取笑。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，又偏病。”說著又哭起來。賈薔忙道：“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，他說不相干。他說吃兩劑藥，後兒再瞧。誰知今兒又吐了。這會子請他去。”說著，便要請去。齡官又叫“站住，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，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。”賈薔聽如此說，只得又站住。寶玉見了這般景況，不覺痴了，這才領會了划”薔”深意。自己站不住，也抽身走了。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，也不顧送，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。

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，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，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著說話兒呢。寶玉一進來，就和襲人長歎，說道：“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，怪道老爺說我是‘管窺蠡測’。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，這就錯了。我竟不能全得了。從此後只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。”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，已經忘了，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，便笑道：“你可真真有些瘋了。”寶玉默默不對，自此深悟人生情緣，各有分定，只是每每暗傷“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？”此皆寶玉心中所怀，也不可十分妄擬。

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象，便知是又從那里著了魔來，也不便多問，因向他說道：“我才在舅母跟前聽的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，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。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。”寶玉道：“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，這會子我又去，倘或碰見了人呢？我一概都不去。這麼怪熱的，又穿衣裳，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。”襲人忙道：“這是什麼話？他比不得大老爺。這里又住的近，又是親戚，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。你怕熱，只清早起到那里磕個頭，吃鐘茶再來，豈不好看。”寶玉未說話，黛玉便先笑道：“你看著人家赶蚊子分上，也該去走走。”寶玉不解，忙問：“怎麼赶蚊子？”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，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。寶玉聽了，忙說：“不該。我怎麼睡著了，褻瀆了他。”一面又說：“明日必去。”正說著，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的走來辭說家里打發人來接他。寶玉林黛玉聽說，忙站起來讓坐。史湘雲也不坐，寶林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。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，見有他家人在跟前，又不敢

十分委曲。少時薛寶釵赶來，愈覺繾綣難舍。還是寶釵心內明白，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，待他家去又恐受氣，因此倒催他走了。眾人送至二門前，寶玉還要往外送，倒是湘雲攔住了。一時，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，悄悄的囑道：“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，你時常提著打發人接我去。”寶玉連連答應了。眼看著他上車去了，大家方才進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